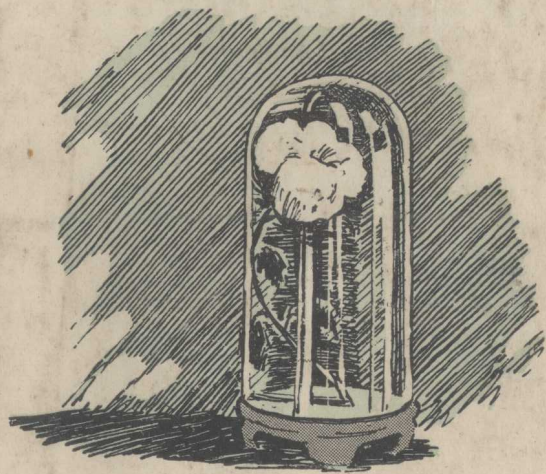


新 故 事

第一棵幸福花

王 根 柱 著



通 俗 讀 物 出 版 社

7171

21



書号：0590

第一棵幸福花

著 者：王 根 柱

插 画 者：任 夢 璋 楊 先 讓

出 版 者：通 俗 讀 物 出 版 社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051号

(北京香餌胡同73号)

印 刷 者：中 華 印 書 局

(北京楊梅竹斜街102号)

發 行 者：新 華 書 店

開本：787×1092 1/36

字數：9千字

印張：7/9

定價：(4) 八分

印數：1—9,000

1955年12月第一版

1955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目 錄

- 一 “葡萄仙” 1
- 二 第一棵幸福花 17



“葡萄仙”

同志！你曾經到過葡萄園嗎？這裏是黃河沙灘裏的一塊綠洲，“葡萄仙”就住在這裏。

黃河的沙灘，本來是一棵草都不生的地方，現在已經長起許多葡萄園。誰走到這裏，總要去看看“葡萄仙”。趁八月葡萄熟的時候你來吧，這裏有幾百頃地，都是葡萄架。葡萄架的外面，包圍着高大的柳樹和白楊，這是防禦風沙的林帶。葡萄架中間有大路和小路，

站在葡萄架下，看不到天日，葡萄藤上，除了稀疏的葉子，淨是一嘟嚕一嘟嚕的葡萄，葡萄粒像棗兒一樣大。有的葡萄上蒙着一層白霜。每年葡萄熟了的時候，來參觀遊玩的，來販賣葡萄的，每天人來人往，熙熙攘攘。一天到晚，葡萄大挑小挑往外運。

沙灘裏怎麼會長出葡萄來呢？這就要談談“葡萄仙”的故事了。

說這話已經有十五、六年了。

“葡萄仙”原叫劉二牛，老家住在山東，往上數十幾輩子都是給地主看管葡萄園的，在擺弄葡萄上他算是第一把手。可是就在二牛五十一歲的那年，這地主家裏失了火。這個地主聽算卦的說是因為種葡萄的緣故，就立刻把葡萄藤砍了個光，把管葡萄園的二牛老漢也趕了出來。種葡萄是二牛老漢祖輩相傳的手藝，他捨不得，就捆了兩捆葡萄藤，領着老伴，投奔一個遠方朋友去了。

春天，杏花冒薔菜（〔薔〕讀ㄑㄨㄥˊ，〔菜〕讀ㄘㄞˋ，薔菜是未開的小花苞）的時

候，二牛老漢來到了沙灘北面馬莊富頭家裏。富頭是個貧農，有一次，在農閒的時候到山東去販過葡萄，就和二牛老漢交了朋友。二牛老漢向富頭述說了自己的遭遇，富頭很同情他，但他打量着車子上的兩捆葡萄藤不知道是啥意思，就帶着抱怨的口氣說：“二哥，你推這點葡萄藤幹啥，二百多里路；你兄弟再窮，連一點燒柴還能管不起你！”二牛一聽這話，知道富頭誤會了他的意思，連忙笑着說：“兄弟，這是拿來栽種啊！”富頭一聽也笑了。二牛接着說：“你們這南邊不是有很多沙荒地嗎，十幾年前我走過這裏，還沒人種，現在還荒着吧！我就要在那裏栽葡萄！”這一下把富頭說愣啦，停了好大一會才說：“嘿，你說的是那黃河沙灘吧！別提啦，反正你不知道！”說着搖着頭：“這些黃沙比老虎還厲害哩，脾氣又怪：你別看這裏是個土崗子，一場風就變成個坑；那裏是個坑，一場風就能變成個土崗子。早些

年，灘裏住着幾戶人家，現在你看，他們的屋子全給黃沙埋上了。除了一棵被埋掉身子的柳樹頭，你再也找不出一點活東西。這黃沙有時候發了脾氣，連我們鄰近的莊稼都被它打死，我們受害可大啦！二哥，你怎麼能栽住葡萄呀！”

“兄弟，”二牛說：“你不知道這種土質要是用來長樹栽葡萄，只要能扎住根，那後勁可大啦！自只要動手就有法子。你想，被埋着的那棵柳樹小時候怎麼能長起來呀！”這一說，富頭沒話說了。

二牛老漢就在這裏跟黃沙“開戰”了：二牛老漢找了一片平地，要栽葡萄了。可是那黃沙窩，一踩就把腳脖子陷進去，連一點潮濕的意思也沒有。種葡萄要用水，這裏存不住水，怎麼能行呢，二牛老漢只好到離着老遠的一個坑裏去担。一担水濕不了鍋蓋那麼大的一片。整費了半月的時間，二牛老漢終於把葡萄栽上了有二畝大一片地。二牛老漢天天

守在這裏，盼望着葡萄藤能早一天生根發芽。

春天的風，一颳就沒個頭，二牛老漢的葡萄栽上不幾天，就起風了。這天夜間，二牛老漢正睡覺，忽然被一陣拍門聲驚醒：“快起來，快起來，葡萄苗要被風颳走了，二哥，快起……”二牛老漢一聽是富頭喊他，趕忙起來，和他一起跑向沙灘。這天颳的是北風，一上大堤，在明亮的月光下一看，風沙黃騰騰的像大霧一樣。二人飛快跑到栽葡萄的地方，風沙直打臉，一會兒，眼裏嘴裏鼻子裏耳朵裏都塞滿了沙土。近前一看，葡萄苗大都露出了半截，有些都被風颳走了，兩個人緊搶慢搶，總算救了一半苗。

回到家，富頭、富頭老伴都勸他別在那裏白費心血啦，二牛老漢心裏也愁得結成個大疙瘩。可是他沒灰心，他說：“還得栽，一扎住根就好了，那棵柳樹怎麼長住的！”

風停了，二牛老漢又開始栽葡萄了，這次他的決心更大了，他把苗子栽得稠稠的，栽了

有半畝大的一片。天天澆水，他心想：“地濕着，再有風，總颳不動了！”幾場風過去了，這裏沙土沒動，苗兒露出了嫩芽，芽兒都像手指頭一樣，又肥又壯。二牛老漢勞累得可不像人了，又黑又瘦，渾身幾乎成了皮包骨，可是他却黑夜白天守着胖胖的新苗兒笑。

到麥熟的時候，葡萄藤都長得挺長了，荒涼的黃沙上，出現了一片綠葉，葡萄在這裏扎住根了。

五月裏好颳風，這天颳了一天的南風，二牛老漢因為替旁人收麥子，也沒顧得去看葡萄藤。日落西山收了工，他趕忙去看他的葡萄。呀，一件意外事情發生了，原來的葡萄地已成一堆黃沙，只有兩根藤兒從黃沙裏伸出來一點頭。原來今天這裏是“落沙”，把葡萄堆埋上了。二牛老漢再也忍不住了，他癱瘓地躺了下來，望着黃沙堆，像望着他可愛的孩子的墳頭一樣，眼淚一滴滴落到黃沙土上。

那天，他直躺到雞叫才回去，臨走時還蹣

着脚對沙土說：“治不了你，我就把血澆到你身上，把骨頭埋在你身上。”

從那以後，人人都說二牛老漢瘋



啦，他吃過飯就在這黃沙灘上轉，天天從早到晚，他走遍了幾十里沙灘，一個堅強的信念時時刻刻在他腦子裏轉悠。他想：我一定治服了這片沙土。

這天，他忽然發現了一個奇蹟：漫無邊際的黃沙灘上，出現了一片綠草地。啊！二牛老漢像發現珍寶一樣的高興：這樣旱的天氣，怎麼還有草啊！他伸手一扒，二指深以下就是濕土。他思索了一會兒才明白了：原來這裏草長得很密，像氈子一樣蓋在沙土上，沙土飛不起來了，也保住了水分。回家時，他又轉到那棵柳樹旁邊，看見樹的南邊有一道溝，溝的兩邊都是沙土嶺。為啥這裏有條溝呢？二牛老

漢想：這一定是樹把沙土擋住了，兩邊的沙越堆越高，就形成了這條溝，樹能擋住風沙呀！

二牛老漢又重新戰鬥了。他天天採草籽兒，等夏天連陰雨的時候種上，一連種了十來畝。草長出來了，密密麻麻地，黃沙灘上蓋上了一張綠氈。二牛老漢，找到一棵楊樹，砍了一些樹枝，沿着“綠氈”栽了三圈，半月過去了，樹秧成了三道綠色的圍牆。二牛老漢天天守在這裏，防備孩子在這裏割草，砍樹枝。富頭一有空也來幫着看守。他們都衝着這沙灘上的綠草嫩枝笑了。

冬去春來，草木發青，又是種葡萄的時候了。二牛老漢把剩下的一點葡萄苗栽上了，葡萄在這沙土上長了根，長得真快。二牛老漢天天在這裏整枝呀，鋤草呀，搭架呀，忙個不停。

四年的工夫，架上掛葡萄了，枝上都掛得滿滿的。

這天富頭來了，老漢摘了幾嘟嚕葡萄給他：“兄弟，你嚐嚐！”富頭把珍珠似的葡萄往

嘴裏一放，喜的打了個顫顫：“二哥，這是哪一種呀，味道這麼香甜！”沙灘上產葡萄的事傳開了，遠近的人們都來欣賞他的葡萄園，買他的葡萄吃。二牛老漢怎麼能有本事叫沙灘上長出這麼好的葡萄啊，一定是個仙人。這樣“葡萄仙”的外號就傳開了。

富頭和村裏的一些農民來和“葡萄仙”商量了，他們也想和他一樣開些荒地，種葡萄，“葡萄仙”就幫他們看地勢，準備種草，栽樹。

這天“葡萄仙”正坐在葡萄架下和富頭幾個人商量開荒的事。忽然走來個矮胖子，他斑白頭髮，黑麻子臉，斜稜着眼，走到跟前就罵開了：“你們哪個小子在我這裏栽葡萄？也不



說一聲，哼，快滾出去！葡萄種到我地上啦，不許再挪。”“葡萄仙”聽了這話，猛地站了起來，真想狠狠地揍他一頓，可是還沒等他開口，富頭早把他拉到一邊去了，告他說：“二哥，這個馬蜂窩可搗不得，他叫馬老二，是縣長的二弟，有名的霸王……”“葡萄仙”沒辦法，只好聽了富頭的話。“談判”的結果，地權和葡萄都歸了馬老二，“葡萄仙”留在這裏，給馬老二管理葡萄園。

從這以後，富頭再也不提栽葡萄的事了。

解放了，太陽出來了，鬥倒了惡霸地主，大家都分了土地。葡萄園又還給“葡萄仙”了。這時，政府號召大家組織起來，村裏都成立了互助組，富頭也被選為互助組長，領導大家生產，更是賣勁。互助組一組織好，他就來找“葡萄仙”了。

“二哥，你參加俺的互助組吧！大家都盼望你領導着種葡萄呢，看你的鬍子也白啦，本

事得傳傳呀！”

“葡萄仙”嘿嘿地笑了：“只要大家願意，咱就幹，還不都是一幫子受苦人嗎？如今土地歸咱了，不能看着叫它閒着，得叫它把肚子裏的金子長出來！”

“葡萄仙”領導着大家幹開了，人多力量大，沒過多久，這黃沙灘又出現了一個幾頃大的綠色的葡萄園。大風起了，在這裏只能聞到一股股青草與樹葉的香味，流着一股股清澈的水，人們看到這裏，總是笑呵呵的。

大家栽葡萄呀，修水塘呀，二年的工夫，一架架的綠油油的葡萄藤長起來啦，有了水塘，到了乾旱的時候，葡萄喝足了水，長得特別有勁。

“葡萄仙”又年輕啦，你看他一天到晚也不歇一歇。他看着這些小葡萄，就像他的一羣小孫子一樣。每天他總要看一遍，給它們打杈子、捉蟲，一會也不想離開。這裏的每一片葉子，他都像自己的手指一樣明瞭。他常

這樣想：“大夥兒為咱，咱為大夥，這個時候就是好啊！”

沙灘的綠色面積一年比一年擴大，葡萄藤一年比一年長得更高更大，人們的臉一年比一年喜歡了。

一天，富頭領來了一個穿藍制服的幹部，這人揹着個包袱，“葡萄仙”只當他是過路的哩，就問道：“同志！你是上哪去呀？”沒等這人開口，富頭先說了：“嗨，你不知道，咱縣裏成立了沙荒建設指揮部啦！咱張縣長當了主任，這就是張縣長！來訪你的。”張縣長和藹地笑了。“葡萄仙”打量了縣長一番，心裏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兒。

“老大爺，”縣長說話了，“你這裏咋建設得這麼好啊，以前這裏不也是一片黃沙嗎！”

“嘿嘿……”“葡萄仙”只笑了笑。

“你知道你作了個了不起的事業嗎？很遠的人都知道你呢，咱縣裏建設沙荒，要請你老人家幫幫忙哩！”

“葡萄仙”有些迷糊了，他覺得好像不是在同縣長說話，但是，他又清醒了：看見縣長坐在草地上，摸着葡萄葉，對着他微笑。這時他忽的想起馬老二來的那件事，心一動，淚珠差點沒落下來。

“唉！咱有啥能耐呀！”他感動地說。

“老大爺，這裏有多少葡萄架呀？”

“按架說嗎？結果子的有五十多架，佔五六畝，沒結果子的有五千多架，佔地差不多有三百畝。”

“每年能出多少果子呀？”

“哈哈！那可就沒一定了……”“葡萄仙”把縣長看成了知心朋友，縣長的平靜慈祥的舉動，使他一點也不覺得拘泥不安：“反正哪一架也少不了一百多斤。”

“哈哈！”縣長高聲笑了：“老人家，你算算，這沙荒光咱縣就有四百多萬畝，要是都用你的法兒，把它種成這樣的葡萄園，看看能出產多少東西吧！”



“嘿嘿，那可沒法算了！”他大笑起來，朝四周看了看，就覺着全沙灘上都架滿了葡萄架似的。但忽然又怕不能辦到，耽心地說：“能辦得到嗎？”可是聲音很小。

“能，一定能，衆人力量大如山啊！”縣長肯定地說，“我這次就是專來請你的，咱縣裏要開個沙區建設代表會議，各地代表都有，要在你們這裏開會，並且請你講講經驗哩！”

縣長的話像一個什麼東西落到“葡萄仙”的身上。他不知道是驚是喜。“啊！我講啥呀，沒啥說呀！就說說那一點在沙上栽葡萄的經